

第二十二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推薦獎

惦·慮

◎文/李翠婷(中文系)
圖/吳雨涵

蟻從洞穴探頭探腦的。兩根「天線」，傳送著電波。測探外頭是否有埋伏。那模樣，彷彿除了自己，不再有可以信任的。它就快失去了耐性。焦躁與不安總是不定時的環繞著它。偶爾消失，平靜取而代之。過了半晌，黑灰又復而降臨。

它是孤獨的，在柚子樹身的六樓洞穴裡。這裡邊，只住著它而已。一個只住著一只蟻的蟻穴。這兒的靜默，正與七樓的洞穴成正比。那兒所住著的蟻，少說也有百來隻。它們是從正在裝修的洞穴，暫時搬遷到這裡來的。

來的時候，整個隊伍可真壯觀呢。它們一只接著一只，有的頂著糧食、有的搬著卵子、有的隨在它們當中最大的蟻身邊，全隨著一只走在最前面揮著指揮棒的蟻往柚子樹的方向來。那個時候，它從六樓往下望。一個黑色的隊伍。一個有秩序的黑色隊伍。從遠到近，一粒黑色接著一粒黑色以及黑色背上誘人的糧，蠕動。組成一條彎曲。如同一條瘦弱細長的蛇草，蟻與蟻間時時小的空間讓蠕動的同時亦看得見地上它們踏過枯葉面，乍看似一條半透明長瘦弱的蛇草。漸近樹身，捲曲的蠕爬上柚子樹。看著它們不離群的相伴而來，它不禁黯然想起失散了的同伴。

它在等待。一個和它有著同味道的蟻隊出現。那麼它就不再孤獨了。重回隊伍，再擔起它尋糧儲糧的本然職責。它將會是快樂自在的。它渴望。然而，已經好幾光年了。它還在這裡。交著粗糧給大紅蟻，那住在柚子樹葉殿層中的第一個發現隊伍。一個完整分工不離群的蟻族。那個時候，蘋果掉到地上的季節。往上升、往上升，一面xxx cm X xx cm的旗子。停留在36攝氏度的空上。飄搖。風來自太陽升起的左方，送來微涼的暖意，把旗子吹得大大、聳張地張開在空

中。放任風隨意將它飄蕩來去。像是小飛俠摘下虎克船長的帽子跳到欄杆上把玩炫耀一樣的露出一幅神氣凜凜的模樣。若是能在這個時候掏出一顆紅蘋果泰然自若的咬上一口就更是帥氣了。然而，那童話的作者並沒有慷慨地為他送上一顆為獎勵。

抬頭注視飄搖空中紅白間條的旗子，一面比人體更長的人造物體，在這般距離的觀望之下卻顯得渺小。思緒，聚精會神。透過那面紅白線條，時而直視太陽。直至射入眼球的陽光，刺眼得催淚。是陽光的強烈促使淚下還是旗子的颶紅呢？衝破界線，回到屬於我的自然，魚說。我只想留在這裡享受生活，石頭說。塑膠椅正走到廚房與木椅聊天。叉和匙在共舞……連平日不苟言笑的牆也在翻動，在在地旋轉出星星的影子，卻不是遙不可及的閃爍。那長得渾圓若足球鼎立在人體頂端看似堅固無比的個體，越來越沉重。肢體不再受控自如，手腳四肢變得軟趴趴……背部傳來一陣一陣的冰冷漸漸梭流貫穿全身……之後……之後……

三月二十八日。

冰冷的軀：從一面粉色脫離，又黏回去，當足球被攻擊，傳來一陣疼還來不及痛的時候。思緒，並不如軀般聽話不動。即使是開水微微甘甜的味道它也聞到。在旁有個聲音說：「昏倒之後應該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那依舊清晰穿流在軀裏的思緒用力地想駁回這樣一個說辭，告訴那聲音的主人這是一個錯誤的認知。只是軀上所有器官皆無法動彈自如若思緒的自由，於是那股想要解釋的渴望，只能就這樣作罷。

笨重的軀被遷移至印有白波紋冰冷的粉色白瓷利亞磚，換上適度的柔軟，一樣粉色。細小的右手，無法被外力控制。硬是把共舞的叉，緊緊抓



在掌中。來到石頭面前。又被黏在石頭之上，然後咯啦……呷……吭啦……不斷……斷。強拉出一段段刺耳的噪音。難受的感覺擴散到軀的每一部位滲透到血液之中再由毛孔突發顯現到肌膚表層讓細小茸毛也稍稍林立。噪音停斷的時候方得

一口舒坦之氣，只是心裏卻還遺存那麼點丁的感嘆。這樣細微的變化並沒有被誰發現。（編者按：限於篇幅無法刊載全文，全文請詳見淡江時報電子報，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意的、簡單的，比如我不會上手發球，我側邊發球也時常失誤，所以有時候興致一來，我就用單手拋球（只要能過網就好），結果發現效（笑）果大好。經過幾次摸索，側邊發球也慢慢上手。左手拋球，右手手腹撞擊球面就很不穩；如果左手只是拖著球，直接以右手手腹撞擊球面，似乎就更容易掌握方向。而且再加上腕力的力量，力道也就加倍，甚至有連續幾球是跋涉千里的「大界外球」，因此就被封了大力水手的外號（卜派）。

似乎是習慣使然，或者應該說是已經對排球運動感興趣了，唸書累了，就信步到球場。時而安靜地看著別人享受玩球的愉悅，時而加入大伙的行列，然後臨時來個不成熟的殺球。那種感覺是很美妙的。當汗水透出肌膚、頭髮微溼、球友對我說「nice ball」，微風輕拂，所有的煩惱似乎都好像已經不是自己想得那樣巨大、難以解決。總是這樣簡單——風吹一吹，吹乾汗水，吹去烏雲，吹走灰塵，吹開纏結的眉。總是踏上愉快、輕盈的舞步回家。

我運動·我健康徵文作品

兩、三年前體育室黃德壽教授主編中華排球刊物，並且急欲徵求有心擔任採訪員一職者，我便大膽地毛遂自薦，踏上了博覽國內排球運動風采之路。

第一次走出黃教授「年輕人就是要衝」的理論殿堂，我就面臨了世界女排大獎賽的大場面（硬是了得地將自己升格為老鳥，把「記者證」擦得閃亮亮，挺起腰桿，佯裝自己是行家），似是Daniel Defoe筆下的魯賓遜進入大人國，我「細漢」的軀體突然「高」了眼界，遊走一大群一大群一百八至兩百多公分高的選手組成的迷宮裡。

我在台北、台中、新竹、花蓮等各地奔跑，看盡了國內一流排球國手大展雄風，醉心於他們年輕、陽光、健美、認真的外型與形象。並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賽事紀錄與訪問過程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

開闊的運動視野

◎ 小魚兒

更加清楚排球規則、技術、裁判手勢，我發現我已經可以開始跟周遭的觀眾說明：為什麼這顆球要這樣打，這一球為什麼會被判犯規、某隊落敗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兩隊的優勢與不足處在哪裡……而這真讓我有成就感、參與感。因此，激發我主動伸出手去碰觸排球、開始跟排球戲耍。

某幾夜的假日晚上，我心血來潮地到排球場上跟一些學長姐、學弟妹、附近週遭的居民玩排球。想像中的「具體排球」仍然停留在國中時期的制式體育——硬梆梆，但是在投注情感於參與排球運動的比賽後，排球運動成了靈活的運動，它是圓的、有創造性的、隨

意的、簡單的，比如我不會上手發球，我側邊發球也時常失誤，所以有時候興致一來，我就用單手拋球（只要能過網就好），結果發現效（笑）果大好。經過幾次摸索，側邊發球也慢慢上手。左手拋球，右手手腹撞擊球面就很不穩；如果左手只是拖著球，直接以右手手腹撞擊球面，似乎就更容易掌握方向。而且再加上腕力的力量，力道也就加倍，甚至有連續幾球是跋涉千里的「大界外球」，因此就被封了大力水手的外號（卜派）。

似乎是習慣使然，或者應該說是已經對排球運動感興趣了，唸書累了，就信步到球場。時而安靜地看著別人享受玩球的愉悅，時而加入大伙的行列，然後臨時來個不成熟的殺球。那種感覺是很美妙的。當汗水透出肌膚、頭髮微溼、球友對我說「nice ball」，微風輕拂，所有的煩惱似乎都好像已經不是自己想得那樣巨大、難以解決。總是這樣簡單——風吹一吹，吹乾汗水，吹去烏雲，吹走灰塵，吹開纏結的眉。總是踏上愉快、輕盈的舞步回家。

二、答案

(1)look at (2)jade bangle (3)pretty (4)So
(5)pendant (6)wear (7)jadeite (8)are believed
(9)be (10)auspicious material (11)carving
(12)which requires (13)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14)effort (15)suit the features to the material (16)jadeite cabbage (17)Empress Ci-xi's (18)tombs (19)in white and green (20)with (21)delicate (22)grasshoppers (23)Its lifelikeness (24)fascinates everyone (25)carved on (26)symbolize anything (27)in ancient China (28)symbolized (29)great fertility (30)agricultural (31)society (32)manpower (33)do the farming (34)was considered (35)a blessing (36)resting (37)meant ("mean" 的過去式) (38)would have ("will have" 的過去式) (39)plentiful offspring (offspring乃集合名詞，不加"s") (40)One piece of jade (41)presents (42)that much culture

三、中文（請看著中文，做簡單口譯）

A：我看著你的玉鐲，好美喔！
B：謝謝，你的墜子也很漂亮喔！
A：為什麼中國人喜歡戴玉和翡翠？
B：因為中國人認為玉和翡翠都是吉祥的東西。
A：可是玉很難雕，需要經驗和努力才能做到。
B：是的。要順著材料來雕圖案。
A：我知道。就像慈禧太后的陵寢裡所找到的那個翠玉白菜！
B：對！有白有綠，還有兩隻精雕細琢的綠蚱蜢呢！
A：唯妙惟肖，令人稱奇！
B：為什麼上面要雕二隻蚱蜢？他們具何意義？
A：在中國古代，蚱蜢代表多子多孫，因而在古時候的中國農業社會當中，農家需要人手，而多子多孫就多福份囉！
B：那麼，蚱蜢題在白綠的玉上，表示純良的家庭必有豐沛的後代子孫！
A：一件玉器就蘊涵了如此豐富的文化！

人物

短波

顏文豪 獲東京設計首獎

建築系校友顏文豪，現於米蘭修習設計碩士，日前參加「2006年東京設計週國際競圖大賽」，擊敗89國三千多件作品，獲得首獎，這是該項競賽舉辦5年來，首度由台灣抱走冠軍。他的得獎作品是把LED與填充氮氣合一，直接放入瓶中，兼具冷卻及顯示溫度的功能，簡單來說，就是把燈光置於啤酒瓶中，隨著光線跟折射散發不同顏色與光暈效果。顏文豪表示，燈光氣氛在宴會中很重要，可讓氣氛更為熱絡，所以才會這樣設計，對於獲得首獎，他只謙虛地表示：「真的很幸運。」（熊君君）

黃瑋峴 挑戰大胃王成功

歷史一黃瑋峴，於日前參加本校附近一家小吃店所舉辦的大胃王活動，順利吃完5籠小籠包，挑戰大胃王成功，獲得免費招待。中等身材的他，憑著比別人的胃，只花40分鐘就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但是賽後他苦笑著表示：「一回到家就吐了，現在還有餘悸哩！我想大概有半個月，不敢再碰這方面的食物了吧！」（陳貝宇）

陳小詩愛作文章

中文系碩士班二年級的陳小詩熱中寫作，作品常常以不同的筆名刊登於各報副刊，今年5月還獲得校內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佳作。陳小詩表示，當初一頭栽進寫作的世界其實是因為太缺錢，寫了一本又一本的言情小說來賺點生活費，算算至今也已經出了9本，不過她笑說，每出一本就搞倒一間出版社！（黃涵怡）



校友寫真 金曲獎最佳作詞人回校授課

隱形才女雷光夏 音樂創作讓生命聚焦

【記者林靜旻、陳思堯專訪】曾有人說過雷光夏的音樂能輕撫人的心靈，就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帶來夏季陽光獨有的溫暖光芒……她曾獲得金曲獎最佳作詞人，也出過4張專輯，但大眾對她最熟悉的印象仍是台北愛樂廣播電台的主持人，用「低調的音樂人」形容她實在不爲過。

其實自本校大傳系第5屆畢業的雷光夏，不僅是台北愛樂廣播電台「粉紅色森林」及「聲音紡織機」節目主持人，她曾爲國片「南國再見南國



」、「海上花」譜寫主題曲老夏天及海上花，也曾獲得第11屆金曲獎最佳專輯、作詞、編曲、音樂錄影帶四項提名，更以「原諒」一曲抱回最佳作詞人獎，但因她行事風格低調，所以曾有報導給她「隱形才女」的封號。

雷光夏小時候哭鬧時，她的父親——知名的的文字及影像藝術工作者雷韻，就會把古典樂放得很大聲，來蓋過她的哭聲，她幽默地說：「搞不好就是因爲這樣受到了許多古典音樂的薰陶，長大之後才會來愛樂！」

雷光夏在愛樂電台主持的「粉紅色森林」是古典音樂入門節目，「聲音紡織機」則是介紹一些劇場、電影配樂或不會在其他媒體上出現的各類音樂，問她爲什麼會主持兩種音樂類型如此不同的節目？她說：「粉紅色森林剛開始只是代班，也擔心自己做不來，但後來也驚喜地發現，就這麼做了11年。」而「聲音紡織機」則是自己喜歡的音樂型態，在節目中自稱「女工」的雷光夏會介紹一些新的音樂概念、資訊，或是錄下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聲音，編織成一篇篇美好的樂章與大家分享。

雖然父親的名氣響亮，但雷光夏卻不會感到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只覺得父親對她的影響很大，對她來說父親就像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資料庫，有什麼問題問他，總是可以找到解答。

她也會與父親一同合作拍攝紀錄片「作家身影」，而雷韻除了教導雷光夏傳播方面的知識外，對於女兒在音樂方面的發展也給予相當多的支持。直到現在，談起父母，她總是說：「父母是我最好的聽衆。」

其實，小時候的夢想是當記者拿普立茲獎的！」由於他父親曾以電視紀錄片作品榮獲金鐘獎，在耳濡目染下，讓她从小就對傳播領域有著一份憧憬，就讀本校大傳系後，讓她從此踏進傳播領域，她回憶道，大傳系的課程五花八門，看得她眼花撩亂，從幕前到幕後的課程，每一個科目她都覺得很新鮮，上起課來也很有趣。

大三時參與了系上的實習媒體——淡江電視台，並利用升大三的暑假，跟著拍攝過知名司迪麥廣告系列的陸昌明導演實習，實際參與廣告拍攝、唱片錄製、音樂劇場等工作，升大四的暑假，她則是到紀錄片工作室實習，上山下海的拍攝工作，尋找題材。爲了拍紀錄片，雷光夏和同學一起拜訪過消防局、警察局、戶政事務所、教堂……等平常沒事不會去想的地方，這些都讓雷光夏大開眼界。體驗過媒體多元化的生活之後，雷光夏明白自己並不適合從事拍電影、拍廣告、拍紀錄片之類的工作，最後她選擇了自己最擅長也最喜愛的「聲音」，她說：「從小我就知道自己對『聲音』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喜愛。」

但身爲一個傳播人，如果不懂得充實自己、不夠專業，很快就會被淘汰，有了這層認知，雷光夏便開始選修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程，以增進自己各方面知識，如建築藝術、視覺傳播、心理學等等。大三時，她會和同學在活動中心舉辦名爲「河岸、留言」的售票創作發表會，深受好評。後來，與雷光夏一同舉辦發表會的大學同學，爲了紀念這次成功的演出，在台北市公館附近開了一家名爲「河岸、留言」的店，現今已成爲時下最受地下樂團歡迎的表演會場。

雷光夏出過4張專輯，包括95年「我是雷光夏」、99年「臉頰貼緊月球」、2003年「時間的密語」、精選輯「2003逝」，經過幾年的蟄伏後，她將在今年12月1日發行最新專輯「黑暗之光」，她說：「專輯想表達的意念很簡單，就是想透過旋律、歌詞帶給聽衆溫暖的力量。人都會有孤

獨的時候，希望我的音樂能給聽衆溫暖的擁抱。」雷光夏表示，她的每一張專輯，都像是一個生命的歷程，是現在狀態的總結。

身爲別人眼中的創作才女，雷光夏笑著說，創作的過程的確是寂寞的，但創作是爲了實踐自己，證明自己能夠把自己喜愛的東西給做出來，往後會一直持續創作。

雖然身爲歌手，雷光夏卻不喜歡在平面及電視媒體曝光，與廣告導演蕭雅全合作的第一部音樂電影「地圖」，是雷光夏首次在自己的MV中露面，「我認爲公、私是分開的，我可以跟大家在『音樂』裡交流，但私底下還是希望能在自己的生活。」所以，在雷光夏的專輯封面上絕對不會看見她的照片。

創作歌手、電影配樂、節目主持人，在這麼多不同的角色中，最喜歡哪一種角色的自己？「每件事都很有趣，我也都很喜歡，加上我喜歡不斷冒險，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嘗試。音樂，只不過是我認識深層自己的一種方式。」雷光夏說。不過，時間一久也會疲倦，這時她就會出去旅行，對她而言，旅行，是一種重新吸取養分、幫自己充電的方式，「透過旅行我可以認識新朋友、新的音樂，甚至是可能換個角度看自己。」

身兼數職的雷光夏，爲了回饋母校，今年她回到淡江教授「廣播節目製作」，她希望能把職場的動態及她的第一手經驗與學弟妹分享，讓理論和實務結合。「人要謙虛，才能吸收新知。」雷光夏認爲學習最重要的是態度，「有再純熟的技巧、再強的能力，都比不上有一顆謙卑有禮的心。只要你謙虛，別人都願意教你更多知識，這些東西或許是在大學4年中都學不到的。」因此，雷光夏建議學弟妹：「在追求知識時，應該先調整自己的態度。態度對了，學習也就不困難了。」